

## 脫兔所臨之終末

該譯本以譯者的擅自解讀和方便使用，  
會使用慣用的譯名、並補上原劇本未說明或解釋模糊的地方。  
介意的GM請不要使用該譯本。

### ◆舞台

劍與魔法的世界。

這是一個沒有發生大的動亂，少有的短暫而和平的時代。  
即使穿著可疑的布偶裝也只是會被路人好奇的看上幾眼。

### ◆開幕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穿著怪異白兔造型衣裝的男人倒在暗之森的入口，作為偶然發現了那個男人的野獸，你卻不敢輕易吃掉這一從天上掉下來的美食。  
因為你注意到了，那看似可愛的白兔服裝似乎附著了某種詛咒、無法簡單的從男人身上剝離。

好不容易清醒過來的男人自稱是『夏爾』，他向面前的野獸——也就是你提出了一個『交易』

「如果你能讓我從這套衣服裡解放的話，我就這樣讓你吃掉也不是不行。」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

### ◆野獸設定

生活在暗之森的野獸。  
幫助夏爾變回人類。

### ◆初始預言

請從以下兩個之中選擇一個獲得。

<預言：夏爾這次終於迎來了真正的安眠。>

<預言：出現在那裡的，毫無疑問地確實是人類。>

### ◆登場人物

夏爾

穿著白兔造型服裝的謎之男性。那套衣服摸起來帶有蓬鬆而高級的手感。  
雖然活著歷經人類不該有的年歲長度，但本質毫無疑問是個人類。  
也就是說，他確實擁有你所想要的『真正的靈魂』。

### ◆夏爾的禁忌

『否定夏爾作為人類的身份』

禁忌預言：他露出了深深受到傷害的表情，頭也不回的離開了。

## 劇本情報

### 背景

夏爾是在久遠的過去被バトージョ(アラクネ亞種，外型像是巨大蠶蛾的野獸。)穿上其吐出絲線做成的服裝的人。

因此他不會受傷，不會變老，也不會死亡。

但此刻的他其實是處於一種半調子的狀態。

バトージョ焚燒了夏爾曾居住的村莊裡所有人的靈魂，舉行了某種儀式。

其目的是讓夏爾變成野獸，這樣就能和他永遠在一起。

但是，由於夏爾在儀式中途逃脫，導致他也停留在被絲線纏成繭的中間狀態。

バトージョ一直在等夏爾羽化成野獸，只要焚燒夏爾本人的生命，儀式就能完成了。

但是，バトージョ在等待夏爾的過程中，漫長的時間也隨之過去了。在此期間沒有人再次來到這個被燒毀的廢棄村落，也就是說，バトージョ沒有機會去吃到人的靈魂，變得非常衰弱。

另一方面，夏爾在逃跑時不慎落入了銜尾蛇的水流中，這導致他幾乎沒有人類時代的記憶，只是一直在漫無目的的旅行。

不知道自己來自何處、要去哪裡，只憑著自己曾經是人類的模糊記憶，尋找著可能變回人類的方法...喪失的記憶加上穿著一身奇裝異服，根本不可能順利進行。

於是，他抱著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情來到了暗之森，然後與野獸相遇了。

## 試煉機會

本模組預訂了五次的試煉，達成檢定也會相對較多一些。

### 場景1『倒下的兔子』

概要：野獸和夏爾相遇

舞臺：領地附近的迴廊（暗之森）

位於世界某處的暗之森，地圖上沒有標記的入口、那其名為『迴廊』。所在之處不受常識和地域限制，森林的枝幹中，破碎的鏡子裡，閃爍的繁星之間，在水底，在洞穴，存在於世界各地。即使住在暗之森，也不是就能摸清其中所有的一切。

當然也有熟悉的迴廊。因為野獸是種必定會與人類產生聯繫的生物，所以有一兩條熟悉的通道也很正常不過。

那天，你發現有人倒在熟悉的迴廊附近。長得很奇怪卻散發著美味的氣味。擁有人類靈魂的存在打扮成一隻白兔的模樣，繫在身后的尾巴，頭上戴著模仿動物的耳朵，用兩腳走路，像是人類間所稱的扮裝。

若野獸進行『出聲呼喚』等等舉動的話就會醒過來。即使做出帶有危險性的行動也不會表露出畏懼或反抗，只是悠悠哉哉的回應向野獸打招呼。  
如果不主動干涉而只是在一旁觀望的話，過一會也會自己醒來。

「呼啊.....早安啊，是你叫醒我的嗎？」

「我叫夏爾。兔子的夏爾。請多指教啦、你的名字是？」

「那個啊...請問一下，你該不會就是傳說中的野獸吧？」

（肯定）

「喔喔、那你想要吃我嗎？」

「如果你能幫我從這件衣服裡解放出來，那我就這樣讓你吃掉也可以喔。」

（否定）

「嗯？真的嗎？但你既然在這個暗之森這麼泰然自若，那肯定也是個很厲害的人吧？」

「如果你能幫我一把、幫我從這件衣服裡解放出來的話，那我什麼都願意做喔。怎麼樣？」

如果野獸接受了夏爾的提議，他會高興地跳了起來。那模樣與其說是兔子，不如說是小孩。

「謝謝！謝謝！」

然後突然四肢脫力地跌坐在地上。

同時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來。

「說來不怕你笑，我是因為餓過頭了才會不小心倒在這裡。現在很窮……必須先去掙點旅費，希望你能幫我一把。」

如果野獸同意的話，確認初始預言，進入場景2。

## ◆初始預言

請從以下兩個之中選擇一個獲得。

<預言：夏爾這次終於迎來了真正的安眠。>

<預言：出現在那裡的，毫無疑問地確實是人類。>

## 場景2《兔子的旅程》

概要：夏爾和野獸在街頭賣藝賺取路費

舞台：人類生活的城鎮

穿過迴廊和森林，你們來到了人類生活的城鎮。街道上熱鬧非凡，走在路上的人們臉上都帶著愉快和開朗的笑容。

意氣風發的夏爾把帽子摘下來朝上放在路邊，然後不知到從哪掏出了一個球，就這麼玩起了雜耍。

「大家好～我叫做夏爾，請多關照～！」

然而只不過才剛打完招呼，拋在空中的球就不受控制地飛到了別的方向。

本來有點駐足之意的幾個路人也因為這說不上是熟練的癩腳表演而離開了。

就如你所見，他的雜耍技術哪怕恭維也說不上好。

「救救我……」

兔子的眼睛可憐兮兮地看向野獸。要是這裡不出手的話，路費什麼的根本賺不到吧。

考驗：讓街頭表演更精彩

權能：【狡猾】

難度：1

波亂預言

<預言：身份敗露，被人們追捕。>

<預言：你覺得路過的人們看起來很好吃。>

<預言：在街道上迷路，和身邊的人走散了。>

在野獸的幫助下，街頭表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夏爾小心翼翼地抱著用好不容易賺來的錢買到的麵包，你們穿行在日落歸家的人群中，最後來到了河邊——這個時間通常不會有人來，而且視野又很好。

「呀～今天真是太感謝了！還是第一次表演得這麼順利。」

「好久沒吃到像樣的飯了。你要吃哪個？因為你是今天的大功臣，所以讓你先選哦！……不過，要是能把那個包著核桃的留下來……」

「啊、說起來你會吃麵包嗎？抱歉抱歉，我有點太興奮了，沒考慮到這點。」

「除了麵包外，和別人一起吃飯也感覺是非常久違的事情了。搞不好是第一次也說不定。」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沒有和你坦白。」

「我...沒有記憶。在成為這副模樣前的記憶幾乎沒有了，只模糊地確定我應該本來是個人類這件事。回過神來時，我已經是這副樣子倒在河邊了，也許是從上游漂過來的。在那之前的事情我記不起來。」

「嗯，好像見到了什麼非常美麗的東西.....但又很可怕.....醒來時有股強烈的失落感。」

「就是這樣。連自己從哪裡來都不知道。所以能說上線索的東西根本沒有。抱歉沒說。」

「即便如此，你還願意陪我一起找嗎？」

「...謝謝你。」

對話結束後，進入場景3。

### 場景3「童話裡的兔子」

概要：與老爺爺對話，了解有關兔子的童話

舞台：人類居住的小鎮

在野獸和夏爾結束談話時，太陽也早已落入了地平線下。由於這條河偏離主幹街道，人流並不多，但在這片寂靜中也讓從附近民房中散發出的晚餐香氣和人們的融洽話語更加清晰。

這時，有道身影走向了你們，那是位拄著拐杖的老爺。  
他揚起垂垂老矣的頭，用那雙紅色的眼睛注視著夏爾。

老爺爺：

「真讓人懷念的打扮，簡直就像湖中的兔子一樣」

「嗯，那是什麼來著.....你們應該也聽過吧、那個被變成兔子的男人的童話？」

這個老爺爺似乎知道什麼和夏爾有關的故事。然而，或許是因為年紀很大了，他的記憶和敘述都有些曖昧模糊，不太容易理解。

如果想要推測童話中講述的地方，就勢必要向老爺爺詢問童話的細節才行。

調查試煉：追溯老爺爺的記憶

權能：【叡智】

難度：2

波亂預言

〈預言：夏爾的旅行持續了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預言：夏爾突然對野獸感到極度恐懼〉  
〈預言：你與鹿角兔有著某種宿命的聯繫〉

情報：

『必要情報：〈湖中的兔子〉似乎是西邊某個村莊的一個童話。

故事內容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男人和美麗的少女即將結為連理，為此他感到非常幸福。

然而在婚禮舉行的夜晚，他無意看到湖中倒映的少女，驚覺『她』其實是某種野獸的擬似餌。男子當場嚇得落荒而逃，但當他回過神來時，發現自己早已經變成了一隻兔子』。

『必要情報：確實在西邊有一座大湖，在附近也一直都有名為〈鹿角兔〉這種野獸的目擊報告。附近可能存在迴廊，失蹤或者意識到時發現自己身在陌生的森林裡等等類似傳聞不斷傳來。』

在一定程度的交談後，老爺爺的女兒來接他回家，兩人一起離開了。

據那位女兒的說法，老爺爺有時候會突然消失，好一段時間都不會回來。

能看出他們是親子的紅色眼睛帶著一絲歉意，夏爾對他們表示謝意，氛圍稍微緩和了一些。他對於這麼快就找到新的線索感到非常高興。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你的推論聽起來非常合理啊！！」

「但、妻子啊……嗯，銀色絲線的……不是，還是不行，想不起來。但我確實有種從某個東西身邊逃離的印象。」

「不過，明明直到剛剛還毫無頭緒，現在這麼快就掌握了線索！你難道是什麼能夠招來好運的存在嗎？」

為了尋找〈鹿角兔〉而前往下一個場景。

## 場景4「兔に角も(無論如何)」

概要：向鹿角兔打聽

舞台：寧靜的湖畔、鹿角兔的地盤(暗之森)

大湖被濃霧所籠罩。雖然太陽已經升起了一段時間，卻僅僅能稀稀疏疏地穿透。你們在連身旁的人的臉也看不清楚的視野中小心翼翼地前進。

突然，一個身影出現在前方。

那個身影好像也察覺到了你們的氣息，開始靠近。

乍看之下像是個男性。但對於同為野獸的你來說一眼就能看出那不是人類、而是某種擬似餌。大概本體的野獸就在附近吧。

男性模樣的擬似餌

「我早就想你們遲早會來。」

「不需要這麼戒備，你們來是有事想問我的，對吧？」

「跟著我來。我想面對面談。」

為了不讓他的背影在視野裡消失，你們追著他離開大湖，進入森林。

走了一小段路後，視野仍然是一片白茫茫。顯然你們已經穿過迴廊，進入了暗之森。然後——就在眼前，有個巨大的白色毛球。直徑約5米的毛球緩緩地將臉轉向你們的方向。雖然說是臉，但只能看到微微露出的鼻子還有從毛裡伸出的耳朵和角。被過長的毛髮遮蓋，別說表情，連眼睛都無法看到。

鹿角兔。名為〈野獸〉的存在，就是這麼一個巨大的白毛球。夏爾在野獸的旁邊一臉驚愕。

鹿角兔(安吉拉)  
「特地讓你們跑了一趟，去外面對我來說有點麻煩。」  
「那麼，你想知道什麼？」

夏爾  
「嗯，那個...你這樣、還能看到前面嗎？」

安吉拉  
「嗯？你問的第一個問題居然是這個？」  
「是啊.....老實說、毛太長了讓視野很差，說實在有點困擾」  
「嗯，剛好也是個讓人幫忙的好時機。在回答你的問題前，能不能請你幫我理個毛呢？單憑擬似餌可難以應付。我正為此感到困擾呢。」  
「嗯？難道你以為可以不付出代價盡拿好處嗎？」

夏爾  
「抱、抱歉.....」

試煉：幫助鹿角兔安吉拉理毛  
權能：【狡猾】【慈愛】  
難度：1

波亂預言  
〈預言：知道了不該知道的事情〉  
〈預言：激怒了鹿角兔〉  
〈預言：和那雙赤色的眼睛對上了，引來了不幸〉

當野獸費盡力氣完成了毛髮修剪後，鹿角兔安吉拉看起來縮小了兩倍。長長的耳朵和明亮的紅色眼睛變得清晰可見，重新恢復成兔子的模樣。擬似餌的男性拍拍安吉拉的頭跟身體拂去亂毛，紅色的眼睛閃閃發光，即使那只是種對本體的照護，也帶有一些溫馨可愛的味道。

鹿角兔安吉拉  
「謝謝，感覺清爽多了」  
「那麼按照先前的約定，我會回答你的問題...雖然差不多已經猜到了，所以我直接說結論。」  
「將夏爾先生變成這副模樣的野獸就在湖的對岸。湖邊有很多迴廊。想去她所在的地方，只需跳進湖面上倒映著的滿月就行了。到那裡你們就會明白一切。」  
「只要處理掉她，你就能脫掉那件衣服了。」  
「你是想問這個吧？今夜正好就是滿月。趕緊去吧」

夏爾

「等等！我和那個她到底發生了什麼！？」

安吉拉

「你既然什麼都不記得，那就維持這樣最好了。」

「好了，去吧。要在月亮升起來之前去到那裏。」

「她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夏爾先生也是，如果還想變回人類的話就抓緊吧。」

「現在的你，已經是個繭了。」

說到這裡，安吉拉把他和野獸半強迫地趕離黑暗之森。安吉拉的擬似餌雖然在回程時替你們指路，但似乎並不願意對你們多透露什麼。在將你們帶到隱約可見大湖的位置後，他向你們揮了揮手充作告別就回去了。

穿過森林後，今早的霧已經完全消散，湖間風光盡收眼底。在藍色的水底反射著破碎的光，隱約可見對岸建築物的輪廓。

## 場景5「兔子的鄉愁」

概要：野獸安慰傷心的夏爾

舞台：湖畔的寧靜草原

抵達建築物後，你們可以看出那像是個朝向湖泊建造的石製祭壇。然而由於風化和生苔，除了大略的輪廓外已經有些難以辨認。

周圍的樹木開闊，沒有高大的樹木，草木叢生的地方留下了些許建築基座和籬笆的殘骸。

這裡或許曾經有過一個村莊。

夏爾或許在思考安吉拉的話，有些心不在焉。就在他的眼底映入這片只能被稱為荒原的地方後，突然瞪大了眼瞳、緩緩地低下了頭。

夏爾

「我好像、認識這裡。」

「雖然什麼都不記得，但有股好懷念的感覺。」

「原來，已經過去了那麼久啊……」

「這裡已經沒有任何東西了，沒有任何人，什麼都沒有留下了…」

夏爾無力的坐在地上，仰望著天空。

雖然從表情看起來像是快要哭出來一樣，但他的臉頰上卻沒有任何東西。就算碰觸，也仍然只能體會到沒有溫度的滑順手感。不知道是陽光還是湖水的反射，使得它看起來像是在哭泣一樣。

然而，如果野獸能夠看穿使其生死變的曖昧的着裝，將被包裹其中的夏爾其視為人類。

如果能夠看到他的心靈。那麼也能理解到那顆心早已經在時間的磨耗下變得傷痕累累，唯一能夠安慰他的，只有此時還在他身旁的野獸。

試練：安慰夏爾

權能：【慈愛】

難度：1

### 波亂預言

〈預言：你的言語深深傷害了夏爾〉

〈預言：夏爾的靈魂出現了疵，逐漸變的不再是人類〉

〈預言：你的話語沒能傳達出去〉

在野獸的安慰下，夏爾終於振作起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一直沮喪下去，只能向前看。

夏爾

「很高興陪在我身邊的你。」

「讓你擔心了，我已經沒事了！」

「謝謝你。」

太陽下山，月亮漸漸升起。

距離直面和夏爾帶有因緣的野獸，只剩下一點點的時間了。

## 場景5.5「插曲」

接下來，野獸將要面臨最後的考驗。

請確認持有的預言，討論想如何實現預言等。

即時能夠使用的元素在這裡呈現，想要在故事結尾使用的元素，請由PL和GM共同協商計劃。

對於目前無法確定的預言，可以稍後再討論，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再次與PL確認，通過傳說或歌劇是否可能消除或覆蓋預言，這一點也需要澄清。

同時，在這裡確認一下，你們想要怎麼處理夏爾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是希望他恢復成人類，還是有其他期望，像是想要他一直陪伴在身邊，都是可以的。

對於野獸來說，實現這樣的願望也並非不可能，當然，這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

## 場景6「兔子與銀髮少女」

概要：與元凶バトージョ交戰

舞台：暗之森的花海

月亮升起的時間到了，湖面上泛起的波紋也映著月光。

枝葉晃動的聲音和夜行動物發出的鳴叫都停止了。一片寂靜籠罩。

你能感覺到前方和某個地方聯繫在一起。

邁出腳步，你和夏爾就像被湖面上的月光吞噬了一樣。

再次睜開眼睛，截然不同的安詳景象映入眼簾，五彩繽紛的花朵盛開，點綴著不足以遮掩視野的些許低矮的灌木。遠處的天空雖然還是夜晚，你們所處的地方卻陽光明媚，溫暖宜人。

在柔軟的草地上，一只巨大的生物和一位美麗的女性如同相互依偎一般地躺在一起。

在陽光的照拂下，那只生物覆蓋著毛髮的軀體上有著兩對翅膀，六只腳中的一些纏繞著白色的絲線。觸角下的大眼睛呈琥珀色，看起來有些混濁的，其他部分都是無暇的白色，但同樣也沾染著泥土或生長著苔蘚。

這只野獸——バトージョ，看起來相當虛弱。

夏爾

「你還活著？」

剛說完這句話，バトージョ微微顫動了一下，銀髮的女性睜開了雙眼。  
這位女性當然是疑似餌，與本體不同，她的身軀保持了良好的狀態。如同月光般閃爍的銀色長髮，身穿與髮色相同的禮服，雖然面色蒼白，但絲毫沒有減損一分美貌。  
她像綻放的花朵一樣、向著夏爾微笑。

バトージョ

「啊...你終於回來了。我一直、一直都在等著你。你真是壞孩子啊。但沒關係，因為你已經回來了。果然...你也是愛著我的吧？我好開心。以後我們會一直在一起。永遠一直在一起。所以，快點...到我這邊來，好嗎？」

夏爾

「別過來！！」

對於將手伸向自己的疑似餌，夏爾發出了與悲鳴相去不遠、明確的拒絕。  
雖然布偶裝的表情不會改變，但對於野獸們來說，他們也能明確感受到夏爾的恐懼。  
夏爾一邊後退，一邊退到了野獸的身邊。  
頓時，疑似餌的表情變得失去了冷靜。

バトージョ

「你為什麼要說這麼傷人的話呢？難道你撒謊了嗎？還是說，是旁邊的那個傢伙不好？是  
吧！？肯定是這樣！我馬上就把你從那邊帶回來。再等一下！然後，我會讓你羽化的！！！」

バトージョ佈滿髒污的本體即便虛弱得步履蹣跚，翅膀上也佈滿了孔洞，也仍然支起本來只是用絲線來操縱你似餌的身子。然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バトージョ的復眼鎖定著野獸，即便已經滿身是傷，失去了理智，但卻無法否認那本質依舊是種可怕的生物。它無視自己殘命不多的現實，對你們毫不留情，絕對是種威脅。

試練：擊敗バトージョ

能力：【暴虐】

難度：2

波亂預言

〈預言：バトージョ的絲線奪走了你身體的一部分〉

〈預言：夏爾失去了記憶，對你的事情也一無所知〉

〈預言：永遠失去了吃掉他靈魂的機會〉

在野獸的力量之下，バトージョ跌倒在地。  
本來就已經虛弱至極，這番亂來之後她的生命即將燃盡。已經沒有挪動自己身軀的力氣，只是朝著夏爾伸出了唯一一條仍然完好的腳。

夏爾看著這一切，忍耐住了恐怖、走到バトージョ的身邊。

「對不起，我不能和你一起走。」

「但是，謝謝你在這裡等我。唯一知道我的你等在這裡。」

「再見。」

バトージョ靜靜地斷氣。

與此同時，保護著夏爾的某種東西斷裂了。那套服裝雖然非常堅固的，但已經不再是絕對無法破壞的東西了。憑藉野獸的力量也許可以撕裂它。

「我們回去吧。」  
「啊...欸？」

夏爾本來想邁出腳步，突然他的力量像是被全數抽走一樣，膝蓋一軟，摔倒在地。  
作為以人靈魂為食的野獸，你理解到了——夏爾的靈魂，那本不受時光消耗的純粹靈魂，正因為失去保護而逐漸消散。

## 場景7「脫兔的終末為兔、抑或是？」

概要：野獸決定夏爾的結局

舞台：暗之森的花海

身著兔子的服裝、倒在花海中。  
夏爾在幾次支起身子又跌落在地後，還是放棄了站起來的嘗試。  
對自己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大概也有所察覺。

夏爾

「這、這個情況真的很糟糕，對吧？」

「安吉拉說過，我是繭、還有バトージョ提到的羽化。那是不是意味著，我會變成不再是人類的存在？」

「就差一點點了.....」

「那個，你能不能現在就可以吃掉我？」

「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你能吃掉我。」

「幸運的是，作為最後看到的風景、還不算太差。」

夏爾只能保持一段短暫的清醒，但不久後就陷入昏迷。  
現在，結局的決定就交給了野獸。

現在，野獸確實可以吞噬夏爾的靈魂。  
儘管時間不多，但現在他的靈魂仍然是純粹的人類。實現一開始所預言的結局。

同樣也可以選擇殺掉他。真正的靈魂即使身體死去也不會受損，那他可能還能前往光之主的身邊、也就是所謂的天堂。也許他會在某一天轉世而來，和野獸再次相見。  
如果可以成功地從將他從兔子裝裡剝離出來，那麼也許完全可以將他正確地還原成人類。但這需要一百萬分的謹慎。繭是為了保護羽化前的身體而建造的。在轉變即將發生的時候，裡面東西的樣子還無法確定。  
這些選擇都是只有人類的靈魂才能夠實現的事情，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請不要忘記這個時間限制。  
那麼，如果靈魂被損害，會發生什麼呢？

如果儀式成功，可能會變成鹿角兔或者バトージョ，甚至是其他種類的野獸。  
如果失敗了，正常情況下應該是變成精靈。但也可能是其他一些未知的東西。

現在，野獸該怎麼做呢？  
如果所有的預言都實現了，故事的結局已經充分講述完畢，那麼這個故事就宣告結束。

劇本就到這裡結束了。希望您和您的朋友們享受這段冒險故事！  
如果有其他問題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隨時告訴我。